

独幕话剧

23

闹粮

崔 淮 孙人乐 高文燮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234

內 容 提 要

李大楞平时不注意节约粮食，在大跃进中缺了粮。富裕中农张富贵认为这是投机的好机会，就把粮食以高利借给李大楞，并从中污蔑生产队高队长不关心群众疾苦，以掩盖自己私自抬粮放债的事实。李大楞到张家取粮的时候，又遇上高队长，张妻把李藏在柜里，张由田间回来，当着高队长又说李的坏话。李在柜中忿然而出，揭穿了张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。

这个剧本反映了农村中两条路线的斗争。

鬧 粮

崔 淮 孙人乐 高文燮著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
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另印纸·12,000字·印数：1—10,000 1958年9月第1版
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090·456 定价：(7)0.07元

人 物：高队长，三十五岁，农业社生产队长，简称高。
張富貴，四十六岁，富裕中农，社員，简称張。
王宝珍，四十二岁，張富貴妻，简称珍。
李大楞，三十一岁，农业社社員兼鉄匠，简称李。
刘玉兰，李大楞妻，三十岁，简称兰。
群众若干人。

时 間：一九五八年四月下旬，正是春耕生产农业大跃进的时候，在某一天，天亮之前。

地 点：在張富貴的家里。

布 景：一間里外屋連在一起的房子，舞台正面是炕，炕上放着一个較大的炕柜，柜上放着被褥。鍋台連着炕，中間有一个間壁。在正面有窗戶，正面靠鍋台的左方有一門通到院內。靠右面地下有桌子凳子各一張。桌上放着日用品及油灯。

幕 启：天还没亮，屋里虽然点着油灯，但仍然显得阴暗。張富貴和妻子正在鬼鬼祟祟的藏粮食。

張：快点，把那二斗粮递給我。

珍：我搬不动！

張：窝囊廢！我搬！你去看看仓房那两石粮藏严实了沒有？

珍：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楚，早就告訴你趁着白天大伙都上工去了，快想法藏藏，你就是不听！

張：你叨咕什么！現在正搞大跃进，別人都热火朝天的干，咱

們哪敢隨便不出工！

珍：那我說昨天晚上就倒動，你就是死在炕上不動彈！

張：你他媽的鬼迷心了，這幾天晚上不是敲鑼打鼓的加夜班干嘛，昨天晚上正在咱們房后甸子上修水渠，你要是深更半夜點燈藏糧不更引起人家疑心來了。

珍：就你說的有理！

張：快他媽的去吧！眼看天要亮了，沒告訴你今天要衛生大檢查嗎？衛生不合格倒沒啥，要是他們幫你動手收拾起來，萬一把藏的糧食發現了，那就糟了！

珍：好，把燈給我！

張：你拿燈我使個屁，你不會把那個蠟頭點上。

（珍點蠟，欲下，遠處狗咬聲）

珍：哎呀，不好了，好象有人來了！

張：快吹燈！

（珍剛過去把桌上的油燈吹滅了。可是由於過度的驚慌，自己手中的蠟頭反而忘吹了）

張：你傻了，倒吹呀！

珍：吹滅啦！

張：你手裡的蠟頭還沒吹呢！

珍：哎呀！可不是，（吹蠟）可把我給吓蒙了。

（二人靜聽）

張：你听听，好象沒動靜了！

珍：八成是走道的，過去了！（嚥了口氣）可吓死了。一天總是提心吊膽的，多存點糧食倒動倒動都不註。我爹那時候光吃地租的糧就老了。這可倒好，前年單干的時候多留下點余糧要倒動倒動也犯法了！什麼合作化，什麼統購統銷，我看是怕咱們……

張：你又叨咕个屁！叫別人聽見，又說咱們要走資本主義老道了，把你辯論一下子，你吃啥也不香了！

珍：我不怕，不象你心里有，嘴里不敢說，在外頭裝的象个人似的，回家來就知道拿我泄氣！

張：快去吧！看看糧食藏嚴實沒有？一会儿天要亮了，這還有二斗沒藏好呢！

珍：你就會和我瞪眼睛，有章程出去使去！（點燈欲下）

（外面敲門，喊：“開門哪，大嫂！”）

珍：哎呀！糟了！又來人了，快吹燈！（跑過去欲吹，被張攔開）

張：你吹燈干什么？

珍：剛才我沒吹，你叫我快吹，怎麼現在又不許吹了？

張：你真是個飯桶。現在人都到了大門口了，你一吹燈不是無病倒成有病了。

珍：哎呀，可怎麼辦哪？這還有二斗沒藏好呢！

張：慌什麼！快想辦法藏起來！哎，有了，你快上炕！

珍：上炕干什么？

張：上炕裝病，把糧食壓在身底下，（珍上炕裝病，藏糧）把被蓋上。

（門外喊聲：“大嫂起來沒有啊？快開門哪！”）

珍：（欲應）哎……我……

張：你答應什麼，你不是病了嗎？

珍：對，（連忙又躺好）哎喲！疼死我了！

張：好，我去開門啦。來了，來了，是誰呀？

珍：（爬到窗戶眼往外看，見人來又忙倒下）哎喲！可疼死我了！

張：大兄弟媳婦，進來坐吧！（引蘭進屋）

珍：哎喲，哎喲。

蘭：怎麼？我大嫂病了，哪兒不舒服？

珍：（支吾的）我是……我……

張：這不是嘛，這兩天糧不夠吃，在山上采了些山菜吃了，結果把肚子吃壞了，爹一聲、媽一聲的鬧了一宿了！

珍：（一聽更來勁了）哎喲，我的親娘啊，可疼死我了！

蘭：大嫂病的挺厲害呀，沒找大夫看看脈呀？

張：咳，大哥這兩天手頭緊哪，也許挺個三天兩天的就好了。

蘭：（關心地）挺熱的炕，蓋這麼些被干啥呀？肚子疼發汗也不頂用啊，少蓋點吧！（說完動手去揭被）

珍：哎喲，別動！疼啊！

張：（慌忙地）不怕，不怕，多蓋點省得受風啊！大兄弟媳婦你快別忙活了。（支開地）你來有啥事呀？

蘭：看情形說也沒啥用了！

張：咳，有啥事你就說吧！還羞口干什么！

蘭：說起來也怪難張嘴的，我們家的糧吃完了，想出來先借點，等社里來了糧再還你們。

張：咳！這你可難住大哥了，這不你大嫂還在炕上叫喚呢！若有糧，哪能把肚子吃壞了呢！

蘭：是呀！我來一看就不想說了。

張：你沒到別人家去借借嗎？

蘭：我剛才到隊長家去了，尋思求他給想個辦法，可倒好，他把我批評了一通，說我家浪費糧食。說別人家都够吃，我們怎麼就不够吃。

張：咳！反正当干部的嘴大，咱們嘴小，他說了咱們就听着。其實不光咱們兩家不够吃，你沒聽說呀，上到洋草溝，下到西豐口，村里哪家够吃呀！

蘭：不能吧？除了咱們兩家還沒聽說別人出來借呀？

珍：咳！我的大妹子，那不是明擺着的事嘛，誰不是嘴上裝硬，肚子里發空，不够也不敢說，怕辯論哪！

兰：你看，你大兄弟还尽派我的不是呢！說我把粮食喂猪喂鸡了，其实猪崽子連个苞米粒也见不着，瘦的就和菜餃子那么大，你說沒粮还得我出来借，我不着急嗎！

張：你的难处大哥知道啊，（假裝難貼）这要是前年我单干那时候，缺啥沒有？要粮，少交点公粮就有了；要錢，咱們自己有車有馬，套上大車拉它几車柴火进城一卖，百八十的就有了。如今是不行了，大哥我是心有余力不足，帮不上手啊！

兰：你看，还叫大哥跟着为难了，我去問問別人吧！

珍：你走啊！我爬不起来炕，不送你了。

兰：快倒着吧，病大发了，可不是鬧着玩的。

（蘭下。張随后关好大門，上）

珍：（翻身坐起來把被揭開）可走了！把我捂的一身汗。

張：捂出点汗来倒不要紧，我心里可捏了一把汗，好玄叫她看出来。

珍：行了，快把这点粮拿出卖了吧，省得老是担惊受怕的。

張：說的倒轻巧，現在誰敢大明大摆的拿出去卖，若是叫人家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！

珍：那可怎么办？还能真叫它在家捂烂了？

張：（灵机一动）哎！大楞媳妇来借粮，我倒想起个招来。

珍：啥招？

張：大楞媳妇不是說沒吃的了嗎？我看不如順水推船，把仓房那二斗捂苞米借給她。

珍：你今天是来的哪股歪风，到发起慈悲心了！借給她，她拿什么还你？

張：你听着啊！咱們那二斗捂苞米若是再不想法整出去，那可真要瞎了。借給大楞和他講明，秋后打下新粮二斗頂二

斗，少一粒也不借。

珍：到秋后他若是沒粮呢？

張：沒粮就更好，朝天要錢，講明了七分五一斤，应名是借，还省得說咱卖粮，落了个人情反而把錢賺到手了，你看这有多好啊。

珍：如意算盘打的倒是挺好，他若是沒錢呢？

張：沒錢！沒錢还怕他白吃嗎？他不是有小肥猪嘛。实在沒錢，拿猪頂換，咱們还捞他一把呢？

珍：你可真能算計。

張：嘿嘿。这話不假呀，要不合作化，統购統銷給堵的严严的，我張富貴早就发家了。

珍：真是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，还順竿爬上来了呢！別臭美了，还是快把这二斗藏起来吧，一会儿又該来人了。（外面敲門，喊声：“大哥起來沒有！”）

張：哎呀！他媽的，又来人了！你还是快上炕装病吧，把粮食盖好。（下。稍停，和李大楞上）

李：（又是心急，又是上火地）大哥，我屋里的沒来嗎？

張：来了又走啦！

李：这他媽又死到哪国去了！到現在還沒燒火呢，一会儿上工不又晚了嗎！

張：（明知故問）怎么？還沒借着粮啊？

李：（生气地）誰知道啊，天沒亮就出来借，到現在還沒摸着影，也不知道又跑到哪浪去了！

張：大妹子也是为难哪，你說家里揭不开鍋，她心里也着急啊，（故意小声地）听说还叫队长好頓損呢！

李：好頓損！因为什么？

張：因为什么？他不但沒借給你家粮食，反而給扣了个大帽子，

說你家不响应国家号召，浪費粮食，你沒听说，誰要是敢說不够吃就拉到大会上去辯論哪！

李：（理直气壯地）辯論就辯論唄，还想吓倒誰是怎么的？我一不偷，二不抢的，沒吃的了借点还不行啊！

張：說的是呀！你不借就拉倒唄，反而把脸一翻，干部架子端出来了，听说把大妹子好頓擻，这不是拿着別人的苦处当笑談么！啊？

珍：你就少說两句吧，叫队长听见又該沾包了！

張：大兄弟不是外人，要是別人，打死我我也不說呀！

李：（竊火地，但又覺得自己理虧）哎！說起来也真是嘴短点，別人家都够，偏咱們不够，可是不借就拉倒唄，也犯不上損人哪！

珍：咳！我的傻兄弟，你可真是個实心眼，誰家够吃啊，你大嫂我这不是光吃山菜把肚子都吃坏了嗎！有两三天沒爬起来了！

李：这么說还不光我不够呀，我真寻思老娘們不会过把粮喂猪喂鸡了呢！別人也不够吃呀？那队长怎么說別人都够呢？

張：嘿嘿，大兄弟呀，人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完全平等啊！当干部的当然够吃了，三天进城开会，两天进城汇报，城里是发面大火勺，打卤热面条，要啥沒有？吃了不但肚子飽了，还解了饑呢！

李：（半信半疑地）哪能呢？

珍：是真的呀！（比划着）前天我看见队长掙回来这么一大筐火勺呢，又白又宣，可真香啊！可到好，咱們就是有病連个糧也摸不着啊！

李：好哇，他就知道有嘴說人家！那咱們不好也进城去买啊？

張：咱們也去，那还行嗎，正是大跃进的时候，誰敢請假进城？再說高队长不好惹呀，他能給你假呀！又該說你不积极生产了！

李：（已被煽起火來）行他去，就不行咱們去？再說沒吃的了还能擎等餓着嗎？吃不飽怎么干活？

珍：哼，餓着你呀，你也得挺着干，若不然就判你个右面的罪名！

張：什么右面，右派！

珍：啊！对，反正就是那个意思，說你反对大跃进，是保留分子。

張：咳！不明白你就別瞎咧咧，什么保留，是保守分子！

李：什么保留保守的！我大楞可不怕那个，我就知道肚子餓得吃飽，今天我是偏要进城买火勺去。

張：你这就不对了，可別楞头楞脑的瞎鬧，你要是实在借不着粮就先从我这背二斗回去吃吧！

李：你們不是也沒吃的了嗎？

張：实不相瞞哪；粮是早吃完了，我看你大嫂吃山菜把肚子都吃坏了，实在沒法，才厚着脸皮从她娘家兄弟那匀四斗来，粮就是陈点，你要是不嫌恶的話，咱哥倆一家一半，你就先背二斗去吃吧！

李：哎呀！你們好容易借来的，那合适嗎？

張：什么你的我的，大哥能看着你挨餓嗎！

李：那什么时候还呢？

珍：我兄弟說秋后打下新粮給他就行。

張：秋后要是沒多余的粮，給他錢也行，价錢也不算貴，七分五一斤。

李：七分五？

珍：是呀，乍一听，是不賤，可現在粮缺呀，有人給八分還沒

卖呢，靠了我們亲兄妹的面子才好歹背来了，要是冲你大哥，人家还不卖呢。

張：咳！这不越說越远了，大哥既然不能叫你餓着就不在乎这两錢，再說，你还能白吃他的嗎？实在沒錢年底你宰猪的时候，拿点肉去也行啊！

李：（心被說活了）好吧，我回去和屋里的核計核計，要是行，我一会儿就来背。

張：你走啊！这是咱哥倆，我不能不帮一把，出去可不能說我有粮啊！

李：我知道！

（李欲下。門外高隊長喊：“大楞、大楞。富貴，大楞在這嗎？”）

張：队长来了，你快走吧！

李：怕他干什么？我还正要找他呢！問問他为啥損人！

（門外高喊：“富貴開門哪！”）

張：（向李）大兄弟，可不能說是我說的呀！（李忙答應，下）来了，是誰呀？

（上高）

高：（見李）你怎么跑这来了？我找你有时候了！

李：找我干啥？

張：队长快請坐吧！

高：不啦，我这正忙着呢。老李呀，今个岭下头水利工程要打眼放炮。你早点去把炉上的火点着，多沾点釵子好使喚。

李：行啦！不用点，我这火就不小啦！

高：哎，你这是怎么的了？

李：怎么的了，今天我是猪八戒摔耙子，不侍候（猴）了！

高：这是为啥？活这么紧，怎么能耽误工呢？有要紧事嗎？

李：事倒是沒啥大不了的，就是直不起腰来！

高：病啦？

李：小病不大，餓啦！肚子里沒食，睜不开眼皮，能干活嗎？

張：哎！大兄弟，有話慢慢說，怎么能和队长喊叫呢！

李：叫我喊我还没劲呢，我說話就是这个嗓門！

高：啊！我明白了，大概是为了缺粮的事吧？刚才你媳妇到我那去了，我批評了她是不假，可那也是應該的，別人家都省吃俭用的够吃了，你們呢，連喂猪帶喂鸡的糟損，到現在粮不够了。大清早天沒亮就挨家去借，若是早点省吃俭用，節約用粮，何必着这个急呢！

張：是呀，队长也是一片好心，为了响应上級号召嘛！你和他发脾气也沒用，还不是叫队长上挤下压两头为难嘛！

高：哎！話可不能这么說，有啥上挤下压的呢，上級号召節約用粮，是对国家有好处，也是为了咱們自己长远打算嘛！

張：对，对，我也是这么个意思，嘴笨說不清楚，你反正人随王法草随风，还是得听上級的为对呀！我看大兄弟別生气了，干活去吧！

李：飯还没吃呢，干什么活！

高：大楞啊，你要是沒吃的了，社里再想想办法，你要是还有啥意見，晚上咱們再好好嘮嘮，沒吃飯先到我家吃点，吃完快干活去吧！

李：用不着，我吃你的干啥，城里有火勺，我不会去买去！

高：这就不对了，活这么紧，进城去买火勺这象話嗎？

李：怎么的！行当干部的进城一筐一筐往回拷，我們当社員的沒吃的了，买两个就不行啊！火勺又不是光給干部吃的！

張：咳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这是何苦呢？都少說两句吧！

高：別忙，咱們把事情弄清楚了，哪个干部不生产，进城往家拷火勺了？

李：唱工不怎的，扮象到不錯，裝的还挺象呢，今个打开天窗說亮話，我說的就是你！

高：我？这是你亲眼所见呢？还是听別人說的？

李：張大嫂亲眼看見的！

珍：哎呀，你把我个老娘們扯进去干啥，我这还正病着呢！哎哟……

高：好！既然張大嫂你看见了，那你就說說吧！

李：对！大嫂，你別怕，該一是一，該二是二，你就照直說吧，有我在這誰也不敢把你怎的！

張：都是你沒事瞎咧咧惹的，队长啊，我看不必为这点小事生气了……

高：不，是真是假，咱們还是說清楚好，大嫂你說吧！

李：你到說呀！

珍：我……我……我的媽呀，可把我坑苦了，到今天我拉了三天肚了！哎哟……

李：咳，誰叫你說这个来！

珍：那說啥呀？

李：叫你說队长买火勺的事！

珍：（無奈地）啊！前天……前天队长是拷了筐火勺。

李：怎么样！不是我造謠吧？

張：咳，拉倒吧，拉倒吧，这是小事一段嘛！

高：別，你沒造謠說不定有人造謠，前天我拷一筐火勺不假，那是城里火勺鋪支援咱們大跃进送到水利工地来的，你不是也分了两个嗎？当时不是数你吃的欢嗎？

李：哎，不对吧？大嫂，你說的是那回嗎？

珍：还有哪回，是我肚子疼沒說清楚呢？还是你楞头楞脑的沒听清楚，你可不能惹出事非，硬往我身上推呀！

李：哎，你不是說……

張：（連忙虛張聲勢的打斷）你看看，這是搞悞會了，都是你這個損娘們，沒事瞎咧咧惹的，今個我非扒你層皮不可！（說完脫鞋欲打，被李、高攔住）

珍：怎麼反 倒怪起我來了，可冤枉死人了。（假惺惺地哭起來）

高：行了，行了，你們兩口子也別連打帶叫的了，這個事情誰也不是傻子，咱們每人心裡也都有個數。最近在糧食問題上冷風冷氣的事我也有個耳聞，我看咱們還是先干活吧，晚上大伙得好好的開個會研究研究。

李：（憋了一肚子火，又以為隊長說的是他）怎麼的，我一沒造謠生事，二沒放冷風冷氣，就是開會，我也是這句話，你愛怎麼的就怎麼的吧！（說完揚長而去）

張：你看這鬧的多不好！你大嫂就是愛多嘴，可大楞的脾氣也太不象話了！

高：行了！誰是誰非，今天晚上開會一定要弄清楚，我得到工地去了！

張：對，對，正是大躍進的時候還是生產要緊，我這也就去。
（寫下）

珍：糟了！這小子楞頭楞腦的真把我給兜出來了，晚上真要開會可怎麼辦？

張：你就說病的起不來了，你不去事情弄不清楚，我就說是悞會，也許能對付過去。

珍：我看那兩斗捂苞米別賣給大楞了，要叫別人知道了老底可就全端出來了。

張：（沉思一下）嗯……不行，要是不賣給他，那小子楞頭楞腦的，再加上正是缺糧心裡發急的時候，他要是和你吵吵起來叫大伙都知道了，倒不如悄悄的叫地背去，反而人不知

鬼不觉的把事情压下去了。

珍：那好吧。

張：我得上工去了，去晚了队长又該来找了，你可得加小心，大楞来拿粮可不能叫別人看见，更不能叫队长碰上啊！

(下)

珍：(下炕把門关上抱起粮食自語)我这二斗可藏到哪去呢？藏到萝卜窖里？不行，那里太潮，(上炕打开炕櫃)藏到柜里吧！

(外面敲門，喊：“大楞开门哪！”珍连忙把粮食塞到櫃里去，又躺在炕上装病)哎哟！哎哟！是誰呀？

李：是我呀！我是大楞。

珍：(连忙下地开门)快进屋吧，你干啥来了？(說完把門关好)

李：背粮来了。

珍：你等着，我去給你拿去。

李：你不是病了嗎？我自己拿去吧。

珍：(怕他發現倉房的藏粮)不用，不用，我好啦！(搶过麻袋急忙下)

李：(奇怪地自語)咦！这个人可真怪，刚才还直哎哟，怎么下炕就好了呢？这里边有啥道道？

珍：(上)拿去吧，正好二斗，只多不少！

李：行啊，什么多少的，我信得着你，(要背，剛發現粮有霉味，抓出一把嗅一嗅)哎呀，这苞米捂了！

珍：你看好心好意的借給你，挑拣到不少，当初說的就是陈粮嘛，你要是不要就拉倒！

李：(有口說不出)这……这还能吃嗎？

珍：怎么不能吃，不能吃大老远的我貼着人情借来干啥？你若是要，就背走，不要，我放回去，可別磨菇，万一叫队长碰见了就糟了。

李：(無奈地)好，我先背回去吧。(背起粮袋剛走到門口。隊長在

外边喊：“大楞啊！大楞。大嫂，大楞在這嗎？”

珍：不好了，队长来了，快藏起来！

李：藏起来干啥？我不怕！

珍：你不怕我还怕呢，我求求你，大兄弟快藏起来吧！快呀，快点。

李：藏哪呀？（看见炕沿）我藏到这炕柜里吧！（上炕欲藏）

珍：（怕他发现柜里的根，刚欲制止）哎！那不行……你还是……

（高在门外喊：“开门哪大嫂！开门哪！”）

（李连忙藏到柜里去）

（珍又连忙装起病来：“哎哟！哎哟！疼死我了！”）

李：（从柜里探出头来）哎，你不是好了吗？

珍：（连忙把李的头扭进去）快藏着你的吧，可不能叫队长看见！

（高喊：“开门哪大嫂！”）

珍：来了，来了。是谁呀？（开门，队长上）

高：（向四外看）咦。怪了，人呢？

珍：什么人哪？

高：大楞没来吗？

珍：没有啊，我躺在炕上，门插着，哪来的人呢！

高：刚才我在门外听见还象有人说话嘛！

珍：哪来的人说话，那是我肚子疼的說胡話！

高：那可怪了，我明明看见大楞挟个麻袋往这来了嘛！

珍：不是队长看花眼了？

高：哪能呢，我眼可好使了。（说着向放根的炕头走去）

珍：（连忙地）啊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准是他进城打这过，你以为他到这来了，我看你快去撵他还能撵上！

張：（不放心家里的事，偷偷地借故回来看看，没想到队长在此）哟，队长也在这呀！

高：哎，你怎么也回来了！

張：（連忙搖飾）啊……我……我回来拿鎬头来了，工地上鎬头不够用，队长干啥来了？

珍：（連忙接过去）队长找大楞来了，我看见他进城去了，队长要是有事还是快去撵吧，刚走不远还能撵上。

張：（討好地）咳，大楞这小子也太不服从领导了，大伙正等他碾钎子使，怎么就随便进城去閒逛呢！得好好的批評批評他，也太不把队长放在眼里了！

（珍給張使眼色叫他別說，張沒看到）

高：哪能呢，大楞不是游手好閑的二流子，他是吃粮有困难，我正要找他解决这个問題呢！

張：咳，人心隔肚皮，誰知道他有啥心眼，刚才队长批評他浪費粮食、造謠生事，他不但和你吵起来了，反而还把錯都推到你大嫂身上去了。

（炕⁶窩里發出响声）

高：哎，这柜里响什么？

珍：（驚慌地）啊，大概是……老鼠……有老鼠。

高：怎么，除四害，讲卫生，你家还有老鼠，快点抓！这可应该捉，我看看！（欲开櫃抓）

珍：（連忙制止）不要紧，刚放了毒老鼠的药，一会就药死了。

（連忙給張使眼色告訴他櫃里有入、有粮）

張：（連忙把事岔开，但沒理會到櫃里会有大楞）对，对，一会就药死了。队长啊，我还没說完呢！我和你汇报个情况，早晨大楞他媳妇来借粮叫我給你頂回去了，本情嘛，别人家都够吃，为啥他就不够，还到处乱嚷嚷，这不是刮冷风这是干什么？

珍：（見使眼色沒用只得明說）哎呀，你快別說了！